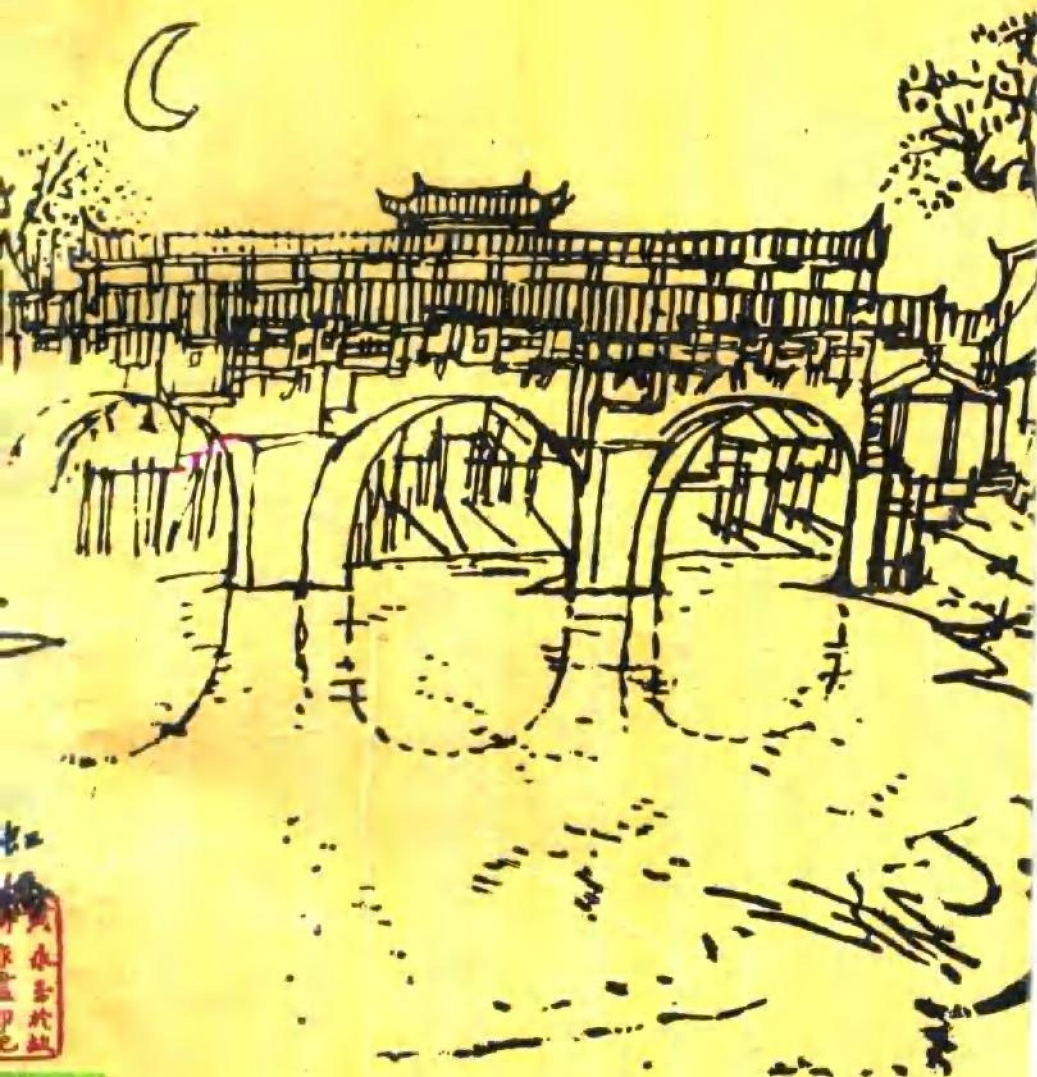




沈從文研究

沈從文研究

沈从文研究

第一辑

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环保学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8.25印张 200千字 5插页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314—00252—5/I·21

定价：3.00元



沈从文先生近影（1986年8月于北京）



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在北京（1986年8月）



沈从文同夫人张兆和及画家黄苗子（左一）
著名记者萧离（左二）在一起（1982年 5 月于凤凰）



凤凰小景



沈从文故居

京上無事，乃久，醇朴，照老蒼。
此本拙，愈重，乃又晚，老工。
臨水陸，愈樂，此高，道塞。
臨水，目力，明健，為近，廣，重，宜！

个石師長囑題

學生沈從文



沈從文手迹

目 录

向宏业：贴近泥土的时代的歌（代序）	（ 1 ）
刘一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9 ）
——浅谈沈从文的作品与人品兼及湘西的沈从文热	
刘一友：评一曲弹了五十年的老调	（ 25 ）
——《边城》的真实和“世外桃源论”的失误	
刘一友：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边城》创作	（ 41 ）
孙韬龙：读《湘行散记》和《湘西》	（ 55 ）✓
孙韬龙：谈沈从文的“乡下人”观念	（ 67 ）✓
龙长顺：展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	（ 75 ）✓
——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俗描写	
向成国：论沈从文的两种跨越	（ 85 ）
蒙慕秋、龙锦章：一颗乡土文学的明星	（ 99 ）
彭秀海：沈从文创作程序三层次初论	（ 121 ）
戴林富：沈从文乡土文学品格初探	（ 135 ）✓
刘敦纲：《牛》——一篇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说	（ 147 ）
谢方一：也是战斗的文学	（ 151 ）
——沈从文小说阅读札记	
张贤平：朴素美 乡音美 形象美	（ 161 ）✓
——略谈沈从文作品的语言特色	
田光孚、张文炳：沈从文和他的老师田名瑜	（ 171 ）

小岛久代：沈从文研究室在日本 (183)

首届全国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在吉首大学举行 (201)

首届全国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203)

致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的信（赵瑞蕻、杨苡） (246)

沈从文先生在吉首大学的讲话（1982年5月27日） (249)

沈从文先生致文昌阁小学校长的信（1982年12月6日） (258)

编后记

图 片

沈从文先生近影（1986年8月于北京）

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在北京（1986年8月）

沈从文同夫人张兆和及画家黄苗子（左一）著名记者萧离在一起

（1982年5月于凤凰）

凤凰小景

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手迹

贴近泥土的时代之歌

（ 代序 ）

向 宏 业

沈从文研究室将近年来我校师生公开发表的研究沈从文的一部分论文，收集起来，出一个集子，作为一项成果，我想是有意

义的。这意义，一则表明，沈从文研究在我们这块学术空气尚嫌稀薄而又异常空阔的园地，居然也开展起来了，这不是也有一点“破天荒”的味道吗？“天荒”既破，就可以进一步耕耘了。二则表明，我们这里确有一批诚实的劳动者，他们虽不受雇于人，决无“生计”问题，但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也颇能“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长时间以来，他们在超负荷的教学重压之下，几乎无暇顾及科研工作。但是，一旦需要，他们也可操起笔来，稍作装束，便舞枪上阵，攻其一点，也不无别开生面的地方。

当然，这些论文，分开来看，还难能有几篇足可以自成一座气宇恢宏的整体建筑，然而却可以说，都不乏一得之见。有的还可见其飞檐斗拱的妙趣；有的似乎已发现一条通向异境的巷道；有的象一盆绿意正浓的庭院小景；有的却使人想起五光十色的殿堂。

总之，都是对沈从文这个艺术巨子所留下的艺术宝藏的认真

开掘。尽管斤斧到处，分量有轻有重，凿痕有深有浅，脉路有粗有细，色彩有浓有淡，但都不失真味，绝非“别人嚼过的馍”。它们虽然都是在“沈从文热”中孵化出来的，但又并非皆是追赶浪潮的“趋时”之作，何况还有不少篇什，看来还是久储胸臆的一种不平的渲泄，很有一些不吐不快的气度。

这说明，沈从文研究在这里已经作为一门科学对待。因为，只有科学研究，才可能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要求鞭辟入里，刻意求进，走创造的道路，同时，表现出一种为发现真理，捍卫真理而献身的勇气和毅力。

沈从文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读者，说他和他的作品是一个“谜”，也未必吧。因为“谜”是要猜的。“谜”的艺术，在于它把裸露着的事物，用各色各样的，似与不似的伪饰包裹起来，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景象，从而让你费解。不然，何以叫做“猜谜”？而沈从文却是一个赤子。他的作品，毫不作伪，毫无矫饰，总是把他对湘西这块土地，对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繁息的儿女们的血肉深情，袒露给读者。有人说，沈从文是为湘西这块土地才来到人间的，湘西这雄浑壮阔、苍秀奇绝的自然风光，也仿佛是为沈从文的画笔而独存的。如果仅就沈从文同湘西这块土地不可离析的关系来说，我看也不失为一种切肤之见。

记得，印度人民曾赞谓泰戈尔是印度歌鸟窠中诞生的孩子，这不仅是由于泰戈尔同歌鸟一样善歌，更重要的是这位老翁永远为印度古老而静谧的土地而歌，为嬉戏在长流不息的恒河两岸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而歌。要言之，就在于，泰戈尔永远是属于印度的。沈从文呢？如果以类取譬，把他比作一只啄食翔飞于遍生湘西的装点着苍山绿水的竹篁之间的声声啼血的杜鹃，不是也很有一些象吗？为着这块土地迟来的春天，为着在这块土地上骚动不安，澄澈充盈，急待冲破地壳的生命涌泉，他，朝朝暮暮，发出亢奋而凄婉的啼唤。

沈从文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但首先是属于这莽莽湘西的。

今天，我们站在这块土地上，翘首并步入由这位巨子建造的已经耸立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宫殿，岂不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沈从文作品产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七百里辰河上下，充斥于大小码头的粗野的并无恶意的笑骂；对那“独传的拐子刀法”砍头术的喝彩；悲怆而沉实的纤夫号子；冷峻凄清的留在山头的朦胧月色；以及倒映在水底的吊脚楼上为水手们点着的通宵不灭的昏黄的灯光……都一一从生活中消失了。然而，沈从文的这些作品，却仍然象漫江流绿的辰河一样，充满着盎盎春意。这些作品，“以新的形，尤其以新的色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①”。这个世界是一个活脱脱的世界。它是久久沉睡的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的一角。他的作品所提供的生活图景，不是象鲁迅的作品那样，直面鲜血淋漓的惨淡的人生，让读者感到一种喜笑怒骂的快慰；也不象茅盾、巴金、老舍，把笔触直接对准生活的暗处，揭露社会的可憎可怖，使读者领悟到一种生活的真知，受到美的理想的净化。沈从文走的是另一条艺术之路。他的热忱，似乎要倾注于表现生活流程的历史落差。他所要描绘的是一个闭锁的“人神合作”而不制命于“君”的自然王国。一个笼罩着古朴的原始氛围的生活圈。这是一个“野蛮而神秘，有奇花异草与野人神话的地方”^②。作者在这里展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形式”。它仿佛处在历史前进的另一末端，踽踽而行。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还带着某种洪荒时代的远古社会形态的浓重胎记，几乎难以听到时代脚步的震响。但它却又是现实的。作家用现代观念，以一个作家高度社会责任感来写他的每一个作品。

①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

② 《沈从文选集》第一卷第2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注意地写到现在意识同这里传统风习撞击，特别写到畸形都市生活对这里的浸漫。不难看出，正是沈从文从现实出发，构筑的这个“湘西世界”，使人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光怪陆离，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的艰辛。沈从文自己说过：“这个社会必须重新安排。”^①他的创作实践，充分反映了他的社会历史观和美学观。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长期沈从文研究中，却褒贬径庭，这是需要从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实际出发，进一步认真探讨的。

在作家作品研究中，经常有一些“超常”现象使人困惑。为了解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往往各持一端，众说纷纭，甚至引起对作家作品绝然不同的评价。而这种现象，在许多情况下，又恰恰反映一个作家或作品的独特色彩。反映出某些特定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见“异”方能知“真”，大概就是指这种不可忽视的文艺现象，在沈从文研究中，不是也常碰到这种异常使人“困惑”的情况吗？这种困惑，从其主要点来说，我以为还是由于对作家作品缺少历史的、现实的总体把握，缺少对作家创作实践和审美追求的全面观照。

恩格斯说过，必须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研究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②”。自然，这是很艰难的，说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科学，不是一条坦荡的长安大街。要正确地辨析纷繁驳杂的文学现象，就非要付出精力甚至代价不可。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根本指导原则，要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并牢牢把握文学的基本特征，遵循文学的规律，就象刘勰所说的“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就会收到“虽幽必显”的认识效果的。

① 《沈从文选集》第五卷第2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5页。

作家是人民的儿子，也是人民的感受器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实际条件，对他们提出苛求；不能单相地为他们设置舞台，界定他们只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但必须以社会进步，以人民的实际利益为尺度，检测他们写了些什么，并把这些创作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给以科学的评估。我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一个作家或作品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作，才能分清阵线，明确是非，恰当地判明作家的历史贡献，确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会出现两种偏颇：一是用凝固的政治的、道德的原则，剪裁文学现象，把作家作品消融到这些原则之中，并以这些原则为基准，不恰当地要求作家应写什么、该写什么，甚至随意挞伐，用政治的、道德的评价代替文学的、美学的评价，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政治专横。这种情况在十年浩劫中发展到登峰造极。这就完全背离了研究作家作品的科学原则。二是舍弃社会历史赋予作家的神圣使命，舍弃作家社会理想的追求，孤立地用抽象的人道同情和空洞美学原则，去谈论作家作品的价值。这同样脱离了作家作品研究的正确方向。近年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非道德、非传统原则，与这种偏颇相呼应，已成为精神领域的一种腐蚀剂，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文学观和美学观的，必须引起注意和警觉。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随着新的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将具有世界性的特点，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将逐步消失，于是必将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沈从文的作品走向世界了，拥有了世界读者群，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沈从文热”。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世界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反映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第603页。

命的实绩，表现由“五四”发端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具有无限宽广的前景。

沈从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作风、中国气魄的作家。在他身上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腴厚沃的土层。他是从中国土地上走向世界的，他的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耀目的却是中国民族的传统色彩。他用他的创作实践表明，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是不能离开民族文化传统的。因为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思想文化的历史，是一个完整的各个社会阶段依次交替的永无终结的迭变过程。不错，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但是，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这里所说的是两个方面的条件不能由人们自由选择，一是物质的条件，一是精神的条件。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根前缀后联的不可中断的链条；人类在一切领域的创造都是现实的运动，而一切现实运动都是从历史的母腹中孕育、降生的。历史要发展，人类要前进，但他们永远只能站在先辈们的肩头上攀登，就象胎儿只能从母体中呱呱坠地一样。列宁曾经尖锐地嘲笑过那种妄图割断民族文化传统、异想天开地去“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的愚蠢行动。他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②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特殊精神产品，更不能离开自己的传统。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同他的接受对象是共生的。可以说，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都是根据一定接受对象的审美要求创造出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第603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9页。

的。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艺术接受对象的审美要求，才产生各式各样的艺术。固然，当一种艺术按照接受对象的审美要求产生以后，它也可以凭借自身的审美力量去“生产”自身的接受对象。这可以是两个并存的过程，而且可以互相转换、循环往复，但是，无论是第一过程，还是第二过程，都必须有传统的审美心理作为中介。任何艺术生产，如果同接受对象的审美要求错位，其产品都只能被束之高阁，产品的价值就无以实现，艺术生命也就随之窒息；第一过程就会中断，第二过程也就无从进行。

鲁迅说：“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懂得，他它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秦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①为什么？我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共同审美心理的中介。而一个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是在长期的共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美的感知的定势的心态趋向。这种审美心理具有很大的稳固性。它同其它的精神生产一样，也总是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状况变化，而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客观的、自然的过程，它可以随着整个社会物质生产的精神生产内容的不断扩充、发展、提高、而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容，或改变走向，或增添新质。但是都不会造成传统失落，不会出现审美心理的断层。所以，以传统审美心理作中介的文学艺术，要拥有自己的接受对象，是决不能中断传统的。因此，不考虑特定接受对象的需要，想离开读者或观众最一般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要求，去投合某一狭小社会层次的口胃，甚至想抖落民族的“泥土气息”，去寻找“国际市场”，那肯定是文学的绝路。

沈从文的最可宝贵处，就在于他对人民的诚实。从对人民的深沉的“温爱”出发，他不懈地、执着地、甚至痛苦地追求一种

①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沈从文选集》第五卷第231至2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①的社会生活理想。他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始终是贴近的。他努力发掘人民群众身上的美质，处处为读者着想，真诚地向读者期许，凡读过他的作品，“不拘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甚至痛苦难堪，多少总得到一点点”。如果毫无成见，“还可以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②正是这种对人民的诚实，对读者的坦率，尊重读者的审美感情，所以才使他的作品具有久远的征慑人心的独特力量。

当然，由于某种局限，也由于沈从文自己的艺术选择，在当时，为拯救民族危亡，需要以“步兵、骑兵、炮兵”，对待“步兵、骑兵、炮兵”的时候，他的作品不能同刀枪并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高亢的战歌。虽然他也写过象《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菜园》等这样不无壮奋的篇章，但是作者似乎也无意从正面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抗议。作者藏热于冷，他在用强力化愤激为调侃，化浓烈为恬淡，用一种似乎超越的姿态，深沉地凝视着现实。但他不想同现实作短兵相接的困斗，而是通过对整个生活的鸟瞰，从全景方位，暴露一个时代的整体缺陷，不是对具体生活中的经纬作出伦理的道德的阐释，而是提供一种“人生形式”，让人们自己去鉴别生活中的真、善、美。所以，读着沈从文的作品，不是触发你拍案而起，而是引起人们隽永地深思。

在雄浑的时代交响乐的演奏中，沈从文不起第一提琴手的作用。然而，谁能否认他是一位卓越的第一流的演奏家呢？

沈从文和他的作品，永远是属于时代的，民族的。

①② 《沈从文选集》第五卷第231页至2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浅谈沈从文的作品与人品兼及湘西的沈从文热

刘 一 友

1981年9月10日秦牧先生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大文：《人和事小品》，共三则。第一则为：《海外的沈从文热》。在这一则里介绍了海外研究沈从文的种种盛况。他写道：

“海外现在流行着一股沈从文热，欧美好些国家，风起云涌似的，有好些文学爱好者都在研究我国作家沈从文。在美国，有四个人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博士学位，有三十多人获得硕士学位。哈佛大学有一个文学博士写了长达五百多页的有关研究沈从文的专著。在法国，巴黎大学甚至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凡是要投考‘终身中学中文教员’的，都要读四本中国文学书，其中必须有一本是沈从文写的。”接着秦先生还谈及了香港如何常有沈从文散文出版，如何热心地预订沈从文新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如何在某年的月历上印着沈从文的手迹等等，好不热闹！

秦先生说的虽然是海外，但触动我联想到的则是国内。近几年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四川、湖南、浙江都有作家、专家们在报刊上或学报上谈论沈从文先生了。谈他的作品，